

古代小说禁书系列

安平秋

杨忠

主编

蜃楼志

清同治七年禁毁

〔清〕庾岭劳人说 禺山老人编 曲直校注



古代小说禁书系列

安平秋

杨忠 主编

蜃楼志

清同治七年禁毁

〔清〕庾岭芳人 说

禺山老人 编

曲直 校注

桂)新登字 03 号

厓 楼 志

[清] 庾岭劳人 说 禺山老人 编
曲 直 校注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93,000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ISBN 7-5407-1609-6/1 • 1055

定价: 6.9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漓江出版社

前 言

封建时代，统治者总想统一舆论，宣传对自己有利的思想文化，一旦发现了不协调的声音，总想加以制止，于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便时时出现毁禁书籍的现象。禁书成了统治者加强思想统治、镇压敌对势力的一种手段，但它常常影响到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人们熟知的秦始皇焚书便是这种手段之一例。但是历史上禁书并不自秦始皇始。《孟子·万章下》载有孟子与北宫锜的一段问答，北宫锜发现周朝班爵授禄制度的详情已不可知晓，便向孟子请教其原因。孟子回答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正义》解释了这句话，大意是说诸侯欲恣意享乐，而周朝的班爵授禄制度限制了诸侯的行为，诸侯为了不受约束，便毁弃了记载班爵授禄制度的有关典籍，使自己可以恣意妄为。毁了书也就禁了书，这是最早记载毁禁典籍的历史事件，所记当是春秋时的事。其后商鞅助秦孝公变法时，也曾燔灭《诗》、《书》，这事记载在《韩非子》“和氏篇”中。诸侯“去其籍”，所毁弃的典籍范围极小；商鞅燔《诗》、《书》，发生在僻处一隅，文化普及程度有限的秦国。看来，先秦时期的禁书对于一般读书人或百姓的影响并不大，手段也不酷烈。

到了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年),发生了全国性的禁书事件,不但焚书,而且坑儒,举措非常严酷,禁书事件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秦代禁书实际上是禁春秋战国以来的私学,让学术文化掌握于官府,这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一大打击。因此,汉初于惠帝四年(前 191 年)废除“挟书律”,不再禁书,便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此后约四百年间未曾发生过禁书事件。到了两晋南北朝隋唐期间才又陆续禁书,但所禁多半为假称天意、妄说吉凶的谶纬之书及被统治者视作神秘的天文占卜之学,间或杂以佛书、道书,反映出佛道之间的激烈斗争。宋代除继续禁天文、图讖、阴阳术数之外,又特重禁兵书,并且在禁书范围与手段方面有了不少新发明。比如,开始将禁书的重点转向个人文集、野史中在政治上与当权者不一致的著作,突出了政治问题,说明当权派的政治统治经验已更加成熟。王安石新法推行之时发生的“乌台诗案”,以及徽宗朝禁苏轼父子兄弟和张耒、黄庭坚等人的文集与一些笔记、野史等,是突出的例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禁毁当代名人著作,开因人废书之例。禁书成了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有效手段。此外,宋代还奖励举报。南宋孝宗朝又禁书坊擅自刻印书籍,刻书需先申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的措施。总之,宋代及宋代以前禁书主要着眼点在防范政治上出问题,即防止动摇或阴谋取代现政权的一切努力。

元代禁书多半是偶然事件,且偏重于禁“伪妄道经”,统治者似乎有点儿漫不经意,很少从禁绝异端思想方面考虑,反映出元代统治者相对缺乏思想文化统治的经验。而明代统治者则不同,他们除继续密切注意政治问题、巩固统治权力之外,还密切关注控制思想文化,以程朱理学为准绳,打击一切“惑乱人心”的异端思想,以追求统一思想的效果。李贽的著作遭毁禁,便是典型的

一例。此时,统治者内部矛盾引发的禁书事件,有时也闹得不可开交。如天启、崇祯年间围绕“挺击、红丸、移官”三大案发生的《三朝要典》的编纂与遭禁,便是统治者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此外,明代统治者的目光还扫描到了过去历代都未被人注意的小说。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国子祭酒李时勉上疏请禁瞿佑的《剪灯新话》,开了禁小说的先例。明王朝灭亡前夕,还匆匆忙忙地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禁了《水浒》。

清代虽不曾发生像宋代的乌台诗案、明代的《三朝要典》那样明白地表示政治异见的案件,这表明了由于封建专制的严酷,统治者内部已不敢明白地表示政治异见了。但清代的禁书事件却最多,且大半仍出于政治原因,其中许多案件往往形成文字狱。如康熙朝庄廷铨《明史辑略》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朝曾静《大义觉迷录》案,乾隆朝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等,均处罚惨酷恐怖。其实这些大案中除曾静一案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宣传“夷夏之大防”之外,其余案件的事主均无明显反清企图,只是在文字中稍不留心,触犯清廷忌讳,帝王便“小题大做”、“无题径做”,往往以“语言狂悖”为罪名,杀一儆百,借以立威,被杀之人的著作也成了禁书。有些本无反清思想,一心只图“邀求皇恩”给清廷拍马者,亦常因拍马不当反而取祸。如乾隆朝民人智天豹编造年号三十余条,并预推乾隆在位五十七年,希冀以此求得一官半职,不料乾隆即位之初已预定在位六十年,心中认为智氏大触其霉头,故虽在谕旨中一再表白自己“不愿贪天位以旷天功”,“不必定以六十年为朝”,但仍以“该犯敢于妄编年号三十余条,且于皇祖庙讳直书不避,丧心病狂”为由,将智天豹斩首。另一小民王肇基编造《恭颂万寿诗联》,亦因触犯忌讳而被斩首,《诗联》被禁。

清代禁书不仅苛猛残酷,而且花样翻新、手段巧妙,最突出

114887101

的例子是借编《四库全书》之机,全面彻底地搜罗并检查全国现存典籍,凡有文字“违碍”之处,必加删削修改,甚或加以毁禁,清代许多著名的文字狱案也是在编《四库全书》时发现的。乾隆皇帝以编《四库全书》为名征求天下遗书时已隐含禁书之意,但为鼓励人们献书,开头的一两年中一再申明“不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直等到认为遗书已大致征集完备,才于乾隆三十九年露出真面目,一再督责各地总督、巡抚及大小官员注意查缴毁禁违碍书籍。经过十数年间比较彻底的大检查,清代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而禁毁的书籍达3100余种,几乎与编入《四库全书》的图籍总数相等,其禁书之滥是历朝历代都不可比拟的。

此外,清代在全力扑灭人民的不满情绪和全面检查文字的忌讳的同时,还严禁所谓“琐语淫词”,即小说戏曲。顺治九年(1652年),清政权入关才刚刚坐稳,便下令严禁“琐语淫词”。康熙在位期间,也曾严禁“小说淫词”。但小说戏曲在社会上极易普及,虽有禁令,却屡禁不止,《西厢记》、《水浒传》等小说戏曲甚至被译成了满文,故乾隆年间曾不止一次地强调禁《水浒》。其后,几乎每一代皇帝在位之时,都要禁小说戏曲,一些地方官亦在自己的辖区内禁毁小说戏曲,如同治七年(1868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就曾下令查禁小说戏曲,并开列两批书目,被禁小说戏曲达268种。

我们简略回顾中国禁书的历史,意在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毁禁图书作为统治者加强思想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其处罚的残酷及手法的精细是和封建专制的加强同步发展的。其二,由于禁书的原因纷繁复杂,被禁的典籍并不全是好书,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禁书都是值得我们今天提倡的。对待禁书我们仍然应采取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态度。比如,那些假称天意的谶纬之书,其中虽不乏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或能透射出历史的折光的著

作,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图讖之书是当时的政客们假造的政治预言,除可作少数学者研究的资料外,在今天已失去了继续流通的价值,没有必要再一一复原与普及。再如那些心存希冀、邀求恩赏的投机拍马之作,如智天豹胡编的《万年历》之类,在今天更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作为禁书中的大宗的文学作品也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因此,即使是优秀文学作品,其中夹杂的糟粕,也是应该摒弃的。

为了使读者对历史上曾被禁毁过的一些文学作品有所了解,我们应漓江出版社聂震宁先生之约,编选了这套《古代小说禁书系列》。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校勘、标点,力求为读者提供一套经过整理的、较为准确可靠的资料。为了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扫除文字与典章制度方面的障碍,我们还加了简明的注释。限于学力与识见,我们的选目与整理都会有错失或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安平秋 杨 忠

蜃楼志小说序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迂、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辩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世之小说家多矣，谈神仙者，荒渺无稽；谈鬼怪者，杳冥罔据；言兵者，动关国体；言情者，污秽闺房；言果报者，落于窠臼。枝生格外，多有意于刺讥；笔难转关，半乞灵于仙佛。《大雅》犹多隙漏，复何讥于自《郅》以下乎！

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其书言情而不伤雅，言兵而不病民，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说虽小乎，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

罗浮居士漫题

目 次

第 一 回	部商退命芳谱山翻心娇侠瓦缦职身盍淫联盟陷虎屠身宝兵爵吞粪	(1)
第 二 回	关洋解勇叹寻开看落倾藏遇献投复亡千宣联盟陷虎屠身宝兵爵吞粪	(12)
第 三 回	生释难流颜夜鸯秀雕姊江厅吏恩劫能忽饭店丰刚武围黎谈封官耻忍图	(21)
第 四 回	讹计排急红黑轩节越双一别曲河关遇闻儿僧饭海冯何圉论将封官耻忍图	(31)
第 五 回	财索株魁姐官轩节越双一别曲河关遇闻儿僧饭海冯何圉论将封官耻忍图	(44)
第 六 回	资线国万馨笑桂糕撮风致匠宠辱观察村券咒逮武岭河死投山草幸多	(55)
第 七 回	通李苏温苏折题承卖赫李希受申苏焚假吕姚羊凤闻趁初权郎女	(67)
第 八 回	通李苏温苏折题承卖赫李希受申苏焚假吕姚羊凤闻趁初权郎女	(78)
第 九 回	通李苏温苏折题承卖赫李希受申苏焚假吕姚羊凤闻趁初权郎女	(90)
第 十 回	通李苏温苏折题承卖赫李希受申苏焚假吕姚羊凤闻趁初权郎女	(100)
第 十 一 回	通李苏温苏折题承卖赫李希受申苏焚假吕姚羊凤闻趁初权郎女	(111)
第 十 二 回	通李苏温苏折题承卖赫李希受申苏焚假吕姚羊凤闻趁初权郎女	(121)
第 十 三 回	通李苏温苏折题承卖赫李希受申苏焚假吕姚羊凤闻趁初权郎女	(131)
第 十 四 回	通李苏温苏折题承卖赫李希受申苏焚假吕姚羊凤闻趁初权郎女	(142)

第十五回	三奸设阱 四美潜踪	(153)
第十六回	壁重合小乔归主 镜高悬广府惩奸	(164)
第十七回	必元乌台诉苦 吉士清远逃灾	(176)
第十八回	袁侍郎查封粤海 胡制宪退守循州	(187)
第十九回	花灯娃孽障 甥馆笔生涯	(198)
第二十回	丰乐长义绝大光王 温春才名高下如玉	(208)
第二十一回	故人书英雄归命 一载假御史完姻	(218)
第二十二回	授中书文士从军 擒护法妖人遁土	(228)
第二十三回	姚参戎功成一夜 雷铁嘴相定终身	(236)
第二十四回	香粉吟成掷地声 坝簾唱彻朝天乐	(245)

第一回 拥资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捉襟露肘兴阑珊，百折江湖一野鹑。
傲骨尚能强健在，弱翎应是倦飞还。
春事暮，夕阳残，云心漠漠水心闲。
凭将落魄生花笔，触破人间名利关。

坐井不可观天，夏虫难与言冰，见未广者，识不超也。裸民消雾縠为太华^①，邻女憎西施之巧笑，愧于心者，妒于面也。天下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远，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况男女居室之私，一日一夜，盈亿盈兆，而托名道学者必痛诋之。宵小窃发之端^②，由汉迄宋，蜂生蚁附，而好为粉饰者必芟夷之。试思：采兰赠芍，具列《风》诗，辛螫飞虫，何伤圣治？奚必缄口不言，而自博君子之名，使后人无所征信乎！

广东洋行生理^③，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正妻毛氏无出。一子名芳，字吉士，乳名笑官，年才十四，侧室花氏所生。次妾胡氏生女阿珠、阿美，还未字人。他有五十往外年纪，捐纳从五品职衔，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④，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只是为人乖巧，心计甚精，放债七折八扣，

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也绝不介意。

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仔细一看：

监督粤海关税务赫为晓谕事：

照得海关贸易，内商涌集，外舶纷来，原以上筹国课，下济民生也。詎有商人苏万魁等，蠹国肥家，瞒官舞弊。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度内商之客居不久，买卖则任意刁难。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用银则纹贱番昂，一切羨余，都归私橐。本关部访闻既确，尔诸商罪恶难逃。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苟自新有路，庶开赎罪之端。尚各心回，毋徒脐噬。特谕。

万魁心中一吓，暗地思量打点。不防赫公示谕后，即禀差郑忠、李信将各洋商拘集班房，一连两日，并不发放。

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今日拘留班房，虽不同囚徒一般，却也与官犯无二。各人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内中一个盛伯时道：“大人票拘我等，料是凶多吉少。”一个李汉臣道：“告示本来利害，你我必须寻一个大人情。”一个潘麻子道：“舍亲在抚台处办摺奏，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众人都道极好，只有苏万魁道：“这赫大人乍到此间，与抚台并无瓜葛，如何便可说情？据弟愚见，赫公并非不通关节者，但当直上黄金殿，不必作曲折耳。”众商道：“何以知之？”万魁道：“前日告示上有‘开赎罪之端’一句，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众商道：“大哥明见。只是要打点他，怕不是数万金，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万魁道：“闻得

关差此缺系谋干来的，数万金恐不足以了事。”众人道：“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凭兄酌量就是。”

且说这关差姓赫，名广大，号致甫。三十内外年纪，七尺上下身材。为人既爱银钱，又贪酒色。夫人黄氏，工部侍郎名琮次女。侍妾十余辈。生女八人，还未有子。因慕粤东富艳，讨差监税，挈眷南来。这一日，拘集洋商，想他打干，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我的意思你们懂么？”进才道：“小的怎不晓得。只是这些商人，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有些颡顽。小的们先透一个风，他们如不懂事，还要给他一个利害。”赫公点头道：“且去办着。”

进才退出门房，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你到班房说，晚堂要审洋商一案，看他们有何说话？”杜宠应声出去。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二爷何事？”杜宠说：“不消你们伺候，咱自到一处去。”众差役暗暗诧异。

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眉清目秀的小爷来，一齐迎上前问道：“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那杜宠全然不理，单说大人分付今晚带齐洋商听审，大班人役不要误了。两边班房齐声答应。杜宠慢慢转身，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二爷何不到外边少坐。”那杜宠将他一瞧，说：“尊驾是谁？咱还要回大爷的话，好吃早膳。哪有功夫闲坐！”这万魁听他的口风，已知是跟门上的二爷了，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说道：“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此刻似乎尚早。”这杜宠见他拿着表，便道：“借我一看。”万魁双手递过。杜宠仔细把玩：

形如鹅卵，中分十二干支；外罩玻璃，配就四时节气。白玉边细巧镶成，黄金链玲珑穿就。果是西洋佳制，管教小伙垂涎。

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口气最大，眼光最小。杜宠一见此物，

赞不绝口。万魁连忙道：“时刻尚准。二爷不嫌，即当奉送。”那杜宠也斜一双俏眼，带笑问道：“爷上姓？”万魁说：“贱姓苏。还没请教二爷高姓？”杜宠道：“咱姓杜。苏爷，咱们初交，怎么就好叨惠。”万魁道：“些微算什么！弟辈仰仗二爷之处甚多，且请外边一谈。”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祠一间空房坐下。万魁道：“前日大人莅任，一切俱照例遵办。未审缘何开罪管押班房？望二爷示知。酬情决不敢草草！”杜宠道：“我也不甚晓得。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同几个爷们说，老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索，须要设法张罗。看起来，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万魁道：“洋行生意不比以前。敢烦二爷转达包大爷，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爷们，二爷的在外，何如？”说毕便打一恭。杜宠忙拉着手道：“苏爷，像你这样好人，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只是此数怕不济事，咱且回了大爷再说。”拱一拱手别去。

这万魁回班房，对众人说：“看来此事不难了结，只是难为银子些。”众人道：“全亏大哥见景生情，兄弟叨庇不浅。只是要用几多银子，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万魁道：“且等了回信，再去取银票未迟。”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借金花边五十元应用。叶兴去了。

那杜宠跨进宅门，包进才正同一班人门房看牌。这小子打个照会，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杜宠禀道：“小的到班房将大爷的话传出，这些商人着实害怕。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情愿进奉花银。小的问他数目，他说五万两，爷们的礼在外。”进才道：“叫他们不要做梦！这事办起来，一个个要问杖徒。五万银子？好不见世面！不要睬他。”说毕径走上去。

杜宠忙到班房，低声告诉万魁道：“这事没有影响哩！大爷说，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这五万银子送爷们还不够，怎么说呈缴大人？咱如今只好告别了。”那万魁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元，

递与杜宠道：“小意思儿，给二爷买果子吃，千万周全为妙。”杜宠道：“咱效力不周，如何当得厚赐。”万魁道：“事后还要补情。”

这杜宠袖着辞去，一路走着，想道：“怪不得人家要跟关差。我不意中发个小财，只是要替他出点力才好。”一头想，走入门房。

进才坐在一张躺椅上，杜宠打一千，道：“敢求大爷，这些商人叫他添些银子，千万替他挽回了罢。”进才睁着眼道：“老爷着实生气，还不快去打听。”这杜宠悄悄的走上三堂左厢，转至西书厅，只见跟班们坐的、立的，都在门外伺候。这杜宠笑嘻嘻的问道：“老爷可在书房么？”原来杜宠是十七八岁的小子，十分乖巧，是进才的弄童，除进才外，毫不与人沾染，这些人都叫他“杜一鸟”。这日上来打听，一个卜良走来搂住说道：“一鸟官，老爷正在这里唤你。”杜宠道：“老爷从不唤我的。”卜良道：“任鼎在书房中干事，嫌他这半日吸不出精，教你去补数。”杜宠笑道：“好爷，不要耍。停一会书房无事了，给我一个信，好叫大爷禀话。”卜良还要燥脾，众人道：“不要混他，老包要作酸的。”这杜宠一溜烟走了。

却说老赫这日午后，在小妾品娃房内吃烧酒，尝鲜荔枝。吃得高兴，狂荡了一会。踱至西书厅，任鼎走上递茶。老赫见这孩子是杭州人，年方十四，生得很标致，叫他把门掩了，登榻捶腿。这孩子捏着美人拳，蹲在榻上，一轻一重的捶。老赫酒兴正浓，厥物陡起，叫他把衣服脱下。这任鼎明晓得要此道了，心上却很巴结，掩着口笑道：“小的不敢。”老赫道：“使得。”将他纱裤扯下，叫他掉转身子。这任鼎咬紧牙关，任其舞弄。弄毕下榻，一声“啊呀”，几乎跌倒。哀告道：“里面已经裂开，疼得要死。”老赫笑道：“不妨，一会就好了。”任鼎扶着桌子，站了一站，方去开门拿洋攒镀金铜盆。走下廊檐，众人都对他扮鬼脸。这孩子满面红晕，一